

过年也是一种信仰

张春波

说到“信仰”这个词,它不仅仅与政治、宗教有关,也与我们的文化相连,是人类心灵的产物。

年关将近,回家过年,是距离的迁移,也是心灵的归属。当“年”的方向指着家,漂泊便不再漂泊,忧伤便不再忧伤,寒风吹不散游子归家倔强的信念,雨雪阻不断人们执意回家的决心。或许,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:过年是一种精神慰藉,也是一种充满温情的信仰。

岁岁年年,年年过年。传说过年,就是要躲过那头叫“年”的怪兽,它凶猛无比,头长尖角,长年潜藏海底,每到除夕,便爬上岸来吞食牲畜、伤害人命。又到一年除夕时,乡亲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深山避害,这时候一位仙风道骨的白发老人进了村,并对一户人家说只要让他在其家中住一晚,定能将“年”兽驱赶走。众人不信,反劝他上山躲避为好,但老人坚持要留下。最后的结局想必大家都知道:当爆竹炸响,身披红袍的老人现身,最怕红色的“年”大惧失色,仓皇而逃。从此,年就是红色的,红装中国年,红包、红春联、红灯笼、红爆竹、中国结……红色是我们的春节色彩,它像“宗教”一般植入人心,渲染着我们过年的信仰。

家,意味着你有一个温馨的“窝”,有家就有

守不够的岁月。然而,漂泊在外,家只是用来想的;可是当年关将近时,长长候车队伍里的每张脸都写满期盼:我想家!我想要回家!那一刻,无论是衣锦还乡,还是两手空空,春节就是一张车票,回家就是一种信仰。陪在父母身边才是年,在外打拼的喜悦与辛酸怎能比和二老相处的日子更精彩;一桌的团圆饭,一桌的乡音,一桌的亲情,尘世中已变得有些牵强的笑容此时也自然舒心地流露;“守岁围炉竟废眠”,透过那红红的炉火,童年的往事总是光影浮现。过年,家很小,屋里人来人往,挤得满满当当,但它又很大,因为家是每个人心中的圣地、信仰的圣地。

过年,过的是一种文化。消费文化、商业文化的兴起,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,何况春节文化从来没有出现过断层。过年的文化与习俗是岁月积淀、大浪淘沙的产物,有一个自然延续的历史过程,我们的任务就是传承。吃过腊八就是年:过小年,祭灶神,扫尘迎新,洗个年澡除晦气,打糕蒸馍贴福字,除夕守岁熬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……或许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,我们会享受新的过年文化,但旧的习俗仍会历久弥新,因为生活可以日新月异,唯有信仰,是永恒的。

有华人的地方,就会飘散出浓浓的中国年味。过年,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,是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,是我们最虔诚的精神文化信仰。

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tai

年画里的年味

李仙云

阳康之后,更多的时候是宅家静养,与发小视频互道平安,春节临近,我们的话题不由得转到早年间必置的年货年画上,记忆一下子就被接回童年。儿时的大年初一,最喜与小伙伴东家出西家入,去看各家墙上贴的那五彩缤纷的年画,那种迎福纳祥、传递着喜庆与欢欣的各色画儿,总让我驻足细观,回味不已。

最惬意舒心的就是新年午后,大家欢聚一堂围坐在暖暖的炕上,阳光透过贴着窗花的木格窗子,撒得大红花的被面金光一片,炫目而充满暖意。长辈们围坐一圈,兴致盎然地玩着揪花花(家乡的一种古牌)。我和小伙伴们则吃着柿饼和花生,扔着骨仔玩耍。二伯家莉姐一岁多的儿子小木桠跌跌撞撞地站在炕头,对着墙上贴着的年画胖娃娃“咿呀呀呀”说个不停,小家伙总算在大人堆中找到一个“玩伴”。他胖嘟嘟的小手,不知从哪里摸出一粒糖果,硬是往胖娃娃嘴里塞,嘴里还嘟囔着:“娃娃,吃糖糖,吃……”那憨态可掬的超萌模样,逗得我们捧腹不已。

妮儿是对门花婆家的女儿,也是我在家乡的玩伴。那时,过年放寒假回家乡过年,我总是喜欢跟着她串门,而最令我着迷的就是她堂姐家墙上贴着的年画。她堂姐不识字,没进过学堂,但刺绣缝绉,样样拿手。心灵手巧的她,喜欢用年画装饰房间,把简陋的屋子拾掇得喜庆而生动。我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故事,看着墙上的年画“八仙过海”,我给她们讲述吕洞宾、铁拐李和何仙姑的故事,她们听得津津有

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煮羊肉

刘厚琅

有钱没钱,煮肉过年。

进了腊月就是年,在我们黄河故道一带的乡村有煮肉、蒸馍、炸丸子的年份,少一样似乎都淡了年味儿。

这天上午,邻家山河叔家煮羊肉,因其年老体衰,遂叫我帮忙劈柴,也是奔着蹭顿美味,我欣然应允。

山河叔喜笑颜开地说,虽然平时吃的喝的不比过年差,但还是要在年前煮肉、蒸馍、炸丸子;虽然操办的年货比过去少了许多,但一样都不能缺,加上写春联、放鞭炮,这年味儿就完全出来了!

山河叔要煮的是自家的一只养了一年多的山羊,膘肥体壮,净肉就有四十来斤。山河叔说,自个儿吃,给儿子带,款待客人,并非宽裕。

土灶塘里的劈柴开始燃烧,山河婶烧开了一大锅水,山河叔将分割的巴掌大的带骨羊肉放进锅里,待水滚后,撇去浮沫,下进白芷、草果、良姜、肉蔻、花椒、砂仁、干红辣椒等佐料,随着蒸汽氤氲,小院内开始弥漫羊肉的香气儿。本学校从门口经过,嗅到了香气儿,稍稍脚步,高嗓门儿往院里喊,山河哥,煮羊肉了!山河叔大声应答,馍馍蒸好,该煮肉了,后天再炸丸子!山河叔接着招呼,本学兄弟,晌午头上来喝羊肉汤吧!墙外传来本学校的应声,俺家昨儿煮的,今早还喝了两碗呢!

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,乳白的汤从羊肉块的缝隙间喷涌翻腾。山河婶边添劈柴边剜葱姜,此时是唯一可以稍作喘息的空闲,山河叔与我饶有兴趣地拉呱。山河叔说,年幼时,乡下人的日子都不好过,孩子们就盼着过年一饱口福,因此再拮据的家庭也要杀一只自家养的山羊,腊月过半就煮了,趁着锅底,加上白菜、粉条,全家

老小先喝上一顿热乎乎的羊肉汤,算是犒劳辛劳节俭的一家老小……

约一个半小时后,山河叔用筷子插了几下肉块,命令山河婶抽薪熄火,再将羊肉捞出放凉。山河婶子将先前捞出的红辣椒一并羊网油剜成红油,山河叔则在一旁拆肉,拆出的骨头交给孙子岩岩啃。不大会儿,岩岩啃得不耐烦,无趣而去。山河叔笑着对我说,小时候,一到这个时候,我和兄弟姐妹就围在大盆周围,眼巴巴看着父亲的手。父亲把骨头上的肉揪了又揪,直到没有了肉才给我们啃。我是大哥,只能啃最细小、最不可能带肉的肋骨。有时为争抢一根好骨头,要遭父母的责骂。

山河婶接过山河叔的话题,笑叹,呵,如今想起这些都觉得好笑,那不是肚子里缺油水么!现在的孩子吃的喝的足够得很,哪还稀罕一根骨头!

熟肉改切完了小块,山河叔一并将红油倒进了汤锅里,再加上大量葱段、姜片,烧滚后加盐和味精,趁热舀进大盆里。山河叔向我特别强调,等凉透了,一定将上面覆盖的红油捣碎了,才不会搞坏了,阴凉处可放置一个正月。

就这样,红红亮亮的过年羊肉汤煮好了。山河叔说,来了客人,盛出一些,适当兑瓢水,再加上白菜、粉条,就是最普通、最美味的款待亲朋的饭菜了。

连喝了两碗羊肉汤,我顿觉浑身热腾腾的。山河叔对我说,一年又一年,农家煮肉、蒸馍、炸丸子的年俗不曾改变,而如今人们忙年的心情已截然不同,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。你看,家家户户住的是小别墅,电脑、电视、热水器、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,小轿车也很普遍,听说今年还有不少家庭到城里过年,而城里的人则到农村过年,社会富足了,人有了精气神,什么稀罕事儿都会发生,令人目不暇接。

呵,农家年节的羊肉汤,看似家常,老味道里却渗透着一番新滋味,让我回味无穷!

回家过年

殷修亮

轻轻一拽,那根

拴在腊月尾巴上的红线线

漂泊的脚步,就有了

回家的渴盼

父亲把久藏的心事

拿出来,一遍一遍抚擦

他要在那个温馨的夜晚

启开满屋的浓香

一如春风把花苞打开

母亲的身影,不断地

出现在村口

张望的眼神写满期盼

她把平日不露的手艺

又摆满案板

空瘪的村庄又饱满起来

一双双疲惫的翅膀,飞回

梦中无数次回望的巢穴

如同鸟儿

对一棵树的恋爱

最难忘

zuizuinanwang

最忆儿时年味浓

姜宝凤

春节临近,大街小巷里挂起了一盏盏火红的灯笼,商场和超市里一片繁忙的景象,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,思绪不由得将我又拉回了儿时在下乡过年的情景,似乎只有小时候的年,才是真正盼望中的年。

那时候,农村都不富裕,好多庄户人家粮食还不够吃,过着“瓜菜半年粮”的日子。但每到年关,我们小孩子仍旧屈指算着天数,盼望着快点过年,特别是进了腊月门,便在我们快乐的童谣中热闹了起来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糖瓜粘……”赶年集时,乡亲们都毫不吝嗷地把攒了一年的积蓄拿了出来,计划着去置办年货。黄昏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村口翘首张望,远远地看见大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,便前呼后拥地雀跃着迎上去,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打开,抢着看哪是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年前这次赶集,一定是每年最奢侈的一次,除了瓜子、糖果、年货以外,几乎每个孩子,各有各的东西,你的是红衣裳,她是花裤子;你有新帽子;她有新鞋子。一个个都心满意足,爱不释手。记得当时父母总是想方设法满足我们兄弟三人的需要,而他们却很少添衣服。母亲的一件条绒衣裳和父亲的一件蓝色中山装是穿了一年又一年。那些天,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呼呼地冒着热气,缭绕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,男人忙着杀鸡、宰鹅,女人忙着蒸馒头、包饺子,全然一片忙年的繁荣景象。

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,父亲是名教师,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,所以街坊邻居纷纷来请父亲写春联,父亲总是来者不拒,有求必应。于是,在我家那不甚宽敞的屋子里这个

人间真情

renjianzhenqing

筑路人的春节

杨丽丽

爆竹声声辞旧岁,烟花点点迎新春。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,总有一些人们会因为工作的需要漂泊在外。作为一群筑路人,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像水中的浮萍一样四处为家,或者在深山老林里修隧道,或者在人烟稀少的田野里修铁路,抑或在繁华的城市里修地铁。但是不管哪种形式的漂泊,总有一些感动会留在心间。

陕西沪汉蓉通道项目,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个项目,也是给我记忆最深刻的项目。这个项目位于陕西省白河县冷水镇的一个山区里。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环境隔绝了外界的繁华,我们的工区就像一个婴儿睡在了山的摇篮里,虽然青山绿水惹人爱,但人烟却越来越稀少,举目四望,触目所及的除了崎岖盘旋的山路就是巍峨耸立的大山,偶尔能瞥见一两户人家的屋脊在丛林深处躲躲闪闪,继而还是被大片的绿色取代。

我们公司所承建的标段正是全线的控制工程,是“要塞”,也是“咽喉”,时间紧,任务重,施工难度大,为确保生产任务的全面完成,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在春节期间选择了坚守一线。

虽然远离市区,没有亲人在身边,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有滋有味的春节。山林里面不能燃放烟花爆竹,我们就买来鲜艳的气球装点出节日的氛围,背景墙是我们手绘的图画,写满祝福的话语以及对于新年的期冀。由于大山的阻挡,信号不好收不了联欢晚会,但是我们自编自导的精彩节目。

百味人生

baiweirensheng

清欢有味年豆腐

马亚伟

我们小时候,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。豆腐很家常,即使日子过得再贫困,过年鸡鸭鱼肉吃不起,年豆腐是必须要做的。

豆腐与“多福”谐音,过年吃讨个吉利。其实年豆腐与平时的豆腐并无两样,只是觉得里面多了一种年味儿。那种年味儿,不是口味上的感觉,而是心里的感觉。年味儿里面有故事和记忆,有喜庆和吉祥,所以年豆腐吃起来也多了一种别样的味道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整个腊月母亲一直都在“忙年”。有一天放学回家,刚到院子里就闻到了热豆腐的香气。我冲进屋子,看到一块块白嫩如玉的豆腐整整齐齐码放着,正散发着热气 and 香味。我惊喜地喊起来:“做豆腐啦!”母亲笑眯眯地说:“刚去村东的豆腐坊做的,还热乎呢!”说着,她切下一块给我吃。豆腐真香啊,那种香完全是清香,是豆子的清香,里面仿佛还有土地、阳光和雨露的气息,特别清新自然。豆腐真是一种好东西!我一向觉得,一种食材做成食物,能够保持它的原汁原味,是制作美食的一种境界。豆腐的味道,带给味蕾清淡的欢愉之感,那是一种酸甜苦辣刺激之后的清淡之味,也是三千繁华归于尽的真淳之味。

做年豆腐一般都是用自家的黄豆。粒粒金黄坚硬的豆子,摇身一变,化作了白白嫩嫩的豆腐,这个过程一定特别神奇。有一次,我怀着好奇之心,拉着同伴燕子去豆腐坊看做豆腐。做豆腐的过程并不复杂,泡豆子、磨豆浆、过滤豆渣、煮豆浆、点卤水。那个年代全都是手工来做,豆子慢慢泡,慢慢磨,豆浆慢慢煮,大家好像一点都不着急,反正总能赶在过年之前把豆腐做出来。做豆腐的过程虽然不复杂,但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细节,比如泡豆子水如何选择,时

时候就摆满了红纸和墨汁,只见父亲稍作凝思,蘸满墨汁的笔便在红纸上沙沙移动,点横撇捺,一提一顿,落地有声,刚劲有力,黑墨在红纸上慢慢洇开,散发出一缕缕淡淡清香。父亲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了一番,一副春联很快就完成了,晾干片刻后交给对方,引得人啧啧称赞,连连感谢。当然,多数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,还会客气地送来一两把大葱、韭菜或是鸡蛋等作为酬劳,父亲总是推让不过,撵到门口时人家早已笑捧春联而去。

大年三十的饺子最好吃,不仅仅因为有喷香的肉馅儿,更令期待的是饺子里边包着的一枚小小的硬币,预示着全家人谁能吃到,谁在新的一年里就能赚到大钱,我吃到时常常是神气而自豪地举起来向大家炫耀。这天晚上的鞭炮也是噼里啪啦的此起彼伏,好像都是都憋足了劲,比比谁家的最响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长辈磕头压岁钱钱了。首先给辈分最高的爷爷奶奶磕头拜年,他们坐在炕上,由父亲领拜,父辈们拜完也坐在炕头,由我们这些小辈,先给爷爷奶奶磕头,再给父辈们拜年。当然,最开心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总能拿到红包,只要双膝一落地,受礼的长辈就得赶忙掏压岁钱,多则一两张百元大钞,少则五六十元钱。

蓦然回首,家乡的人和事随着时代的步伐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,唯独儿时过年的场景和氛围,在我脑海记忆中犹新……现在生活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过年对吃的、穿的早已不再那么看重了。父亲和母亲常言:当下平日吃的,就比过去过年的还好!日子过好了,对年的期盼没有变,依然希望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中国年!

不仅有技术员小李的魔术,也有资料员小吉的独舞,还有材料员小王的独唱,更有财务室全体成员的小品。没有丰盛的晚餐,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家乡美食,你做一个河南菜,我做一个山东菜,他再来一个东北乱炖,还有来自浙江杭州的西湖醋鱼,湖南的蒜蓉炒腊肉,一桌丰盛的晚餐就成了慰藉我们乡愁的美味。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,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同事们用不同的方式释放着自己的热情,让那些乡情乡味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间,也温暖了每个人背井离乡的愁绪。

作为筑路人,我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节假日,也没有回家就能见到父母孩子的温情,像这样因工作需要而在节假日里坚守一线也已成为家常便饭。有时候也会心生抱怨,别人在享受家庭团圆、假日快乐的时候,我们还在异乡漂泊,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疏离了亲情的温暖,深山老林的寂寥生活也已与社会脱节,身体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锈蚀,但是我们不后悔,看到那一座座桥梁、一道道铁路贯通每个城市的交通,我们是自豪的,是满足的。

在异乡他地的天空下,我们始终发扬筑路人的优良传统,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脏,我们在一起是一股绳,是一道溪流,我们奉献着自己的青春,用我们坚毅的肩膀和厚重的老茧一步步拉近巴山蜀水的距离;我们不后悔,也不厌倦,我们愿意俯下身子踩着老一辈筑路人的足迹坚守本心,走过一个又一个项目,见证一条又一条铁路在山水间腾飞。

间长短如何控制等等,另外点卤水也是技术活,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来做。慢工出细活,不紧不慢的节奏中,时光悠悠长长地走,豆香丝丝缕缕地弥漫。

了解过豆腐的“前世今生”,对它的感情更深了一层。母亲也一样,豆腐到了她手里,她会最大限度地把豆腐的美味全方位展现出来。吃豆腐可以细品它的本味,也可以让豆腐七十二变,炮制出各种美食。母亲最喜欢把豆腐切成小块,放到油锅里炸。炸好的豆腐焦香松软,做猪肉炖粉条的时候丢上几块,上桌后立即被抢光。腊月天寒,母亲还会把豆腐切成小块,放在室外冻上几天,做成冻豆腐。冻豆腐蜂窝密集,很容易饱吸汤汁,做汤菜吃起来特别香。腌豆腐也是必不可少的,母亲每年都会腌不少,足够吃一个正月呢。

豆腐,多福,带给我们多少幸福啊。年豆腐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,那种味道,留在了舌尖,也留在了心底。如今食物如此丰富,每当大鱼大肉吃腻的时候,我都会买上一块豆腐,用原汁原味的豆香来调剂味蕾,让麻木的舌尖重新鲜活。过年的时候,我也会像母亲一样,准备一块年豆腐。除了想吃出那份美味,更是为了吃出那份情怀。就像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说的那样:“中国人对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乡,是怀旧,是留恋童年的味道。所以,我们善于用食物来缩短他乡与故乡的距离。”这句话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。

清欢有味年

豆腐,年年岁岁总

关情。